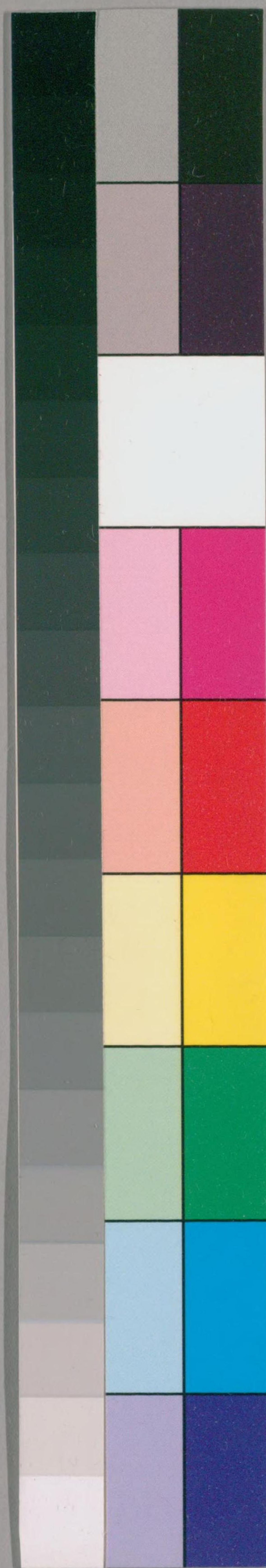


082.1  
G21  
G

16

55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藝海珠塵

集部詩文評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婁縣 王 朝恩 笙齋校

讀書偶見

吳

騏驎

騏驎字曰干江南華亭人明諸生入本朝隱居望湖涇三旬九食有物色之者

皇朝詩志有顧顯集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竊以爲誅紂是武王時事伐奄以下是成王時事何以明之夫周克商以後大告武成取殘之外不及他國偃武修文放牛歸馬不聞周公專將在外有三年之久也書曰既克

讀書偶見

讀書偶見

56846





藝海珠塵  
商二年王有疾勿豫周公以圭璧請命于三王豈非三年之內周公實在京師乎武庚之叛三監懿親咸從之則異姓從者必多所謂飛廉五十國必于此時相煽動者也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則伐奄之三年卽東征之三年也孟子綜周公二十餘年相業而駭以數言後人獨爲一事吾攷諸詩書而斷其爲兩朝事無疑也

史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則周公未嘗至魯然吾于周公居東而以爲東卽魯也傳曰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蒲姑在魯北後以封齊商奄在魯東

後以封衛當武庚叛時商奄蒲姑五十國俱叛周公居東二年而後罪人斯得此時可居之地舍曲阜更何之乎彼鴻飛狼跋之詩雖幽風實魯風也

稽阮脫略禮法縱酒跌蕩當時名教之士疾之如讐此其與太學風氣相去遠矣稽康臨刑何得太學三千人上疏請以爲師乎太學求師必不求第一放達人此易知也時鍾會譖康于司馬公曰稽康卧龍也公勿憂天下當憂稽康此疏必會所僞作使司馬忌康得人心而必殺之耳夏侯太初以一坐皆起遂至不免情事亦頗相同鍾嘗截鄧艾表文改其詞句以構成其罪又嘗僞



爲荀氏書以竊其實劍生平慣作此等狡獪太學一疏必出其手可以理測也

檀弓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此言非也夫文王囚于羑里而伯邑考見殺于紂豈文王舍之哉伯邑考必無子何以知之以封爵知之周有天下大封同姓勾吳疏屬在數千里外遠求其裔而封之斷無文王嫡長孫而不封者也蔡叔以叛廢其子猶得列侯若伯邑考有子豈在蔡仲之後耶

唐以詩賦爲進士帖括爲明經明室專尚帖括三百年來俱明經及第耳烏覩所謂進士者乎

夫過貪者必并己所有而失之過忍有必自傷也驪姬不讒申生使得嗣位申生仁人豈不厚于其弟哉貪晉之富而忍殺申生晉不可得而兩子皆斃使不厚毒以賈患兩子食邑與晉盛衰可也

鼂錯但不智耳心實忠于漢漢景未能取反者而夷其族也而先加于忠漢之錯何以爲人君乎袁盎辱國欺君死不蔽辜其欲斬錯而帝卽聽者魏其左右之也吳兵不退盎言不驗而置之不問亦魏其左右之也魏其修隙于錯而不顧國體非忠臣卒不良死殆天假手于田蚡也





太史公雅好友朋其序四公子及鄭當時袁盎魏其言  
及好客若津津有喜色如鼂錯趙禹孤立無交詞意多  
所不滿然大史公卒陷極刑者以朋友也

國史極訛景帝以為昧子臧之節滋紛譬之謀此鄙儒  
諂裕陵之言非確論也夫帝王之業以安天下為重耳  
正統失德身陷虜廷宗社將危以高皇帝視之此不肖  
子孫也景皇起而奠安萬國廟貌無恙以高皇帝視之  
此賢子孫也危社稷則變置正統自應廢景泰自應立  
况重以太后之命本非自立乎使景帝永年太子不天  
承嗣歷服名正言順豈不勝于宋太宗哉且使當時無

景帝徐瑄倡南遷之謀兆庶無自固之志一棄北京勢  
同土崩正統必不得南歸矣不深念安危大計而于事  
勢既定之後盡掩旋天轉地之功而責其不為子臧冤  
哉

附張天師世家敘辨

龍虎山志三卷中有張天師世家序一篇云是宋文憲  
所撰文筆猥鄙絕不類文憲其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  
子青陽氏第五子揮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  
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此數語支離之極請得而詳辨  
之國語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為十二





姓青陽與夷鼓同已姓青陽卽少昊春秋莒國已姓卽少昊之胤也立囂與蒼林爲姬姓祇緣國語文誤再稱青陽與蒼林故司馬貞正其謬誤蓋立囂之孫爲帝嚳帝嚳姬姓與少昊之已姓截然分明無可疑者則青陽與立囂不得混爲一人不得混爲一姓太史公言青陽有天下立囂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然則出自姬氏當本立囂不應承國語誤文也其云青陽氏第五子揮則尤無稽也夫黃帝爲盛天子其二十五子不知名者什八九無從考其先後長幼青陽降居江水事蹟甚少其生子次第見于何史乎且古稱揮作弓夷牟作矢言

其初始耳絕不言其爲帝王之子也作舟作車功大于弧矢矣豈出于帝王家哉且夫揮作弓夷牟作矢蓋兩人也今盡以屬揮將何以置夷牟也從來制器之人不必盡精其藝故垂制竹矢而羿爲善射堯使垂共工羿司射各用所長也今張所云世掌其職者掌射乎掌造弓乎掌造矢乎掌張羅乎掌取禽獸乎周禮射則有射人造弓有弓人造矢有矢人張羅有羅氏取禽獸有山虞澤衡迹人張氏必不能兼舉數職則其所世掌者果何職也又云張氏主祀弧星夫天星與人事相應然爲其事者不必祀其星也宰相不主三台之祀將軍不主



天鉞之祀大理不主貫索之祀史官不主東壁之祀司  
農不主天倉天廩之祀造弓者何得獨主弧星之祀哉  
審如是則天市垣有斗斛尺度諸星必造斗造斛造尺  
者祀之由是而老圃祀匏瓜鬼薪祀芻藁城旦春祀天  
糠擗鼈者祭天鼈鷲棺者祀哭泣擔糞者祀天屎又何  
不可歟彼蓋見晉宋主參商之祀及禱馬者祭天駟故  
傅會其說耳古者二十八宿與九州山川相屬主其山  
川之祀則亦主其星之祀晉主參星以國于夏墟故也  
非以爲一姓之榮也晉既主祀參星則參之屬爲旄爲  
旂爲狼爲弧皆祔祭矣豈得弧星獨不與祭而以待張

氏哉且張氏非侯國何得祭星哉卽如房星爲馬祖國  
家將用馬力則祀之此是朝廷命祀非一姓所可主也  
當時造父秦非子最有功于馬裂土賜姓然未嘗主馬  
祖之祀也薛之皇祖奚仲以造車得封歷夏商周傳國  
最久亦未嘗主軫星五車之祀也彼張氏何爲者哉又  
曰留侯良薨子不疑嗣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馬  
金金生陽陵公千秋此尤誣妄之極夫漢室大司馬列  
在年表未嘗有張金也漢高臣百四十三人無封公者  
孝惠封三人呂后封十二人孝文封十人孝景封廿一  
人孝武封八十九人安得有所謂陽陵公也惟張安世



爲大司馬子千秋爲侍中然此是張湯之後史傳世系  
極明與留侯無涉何得改其名冒其爵亂其家世哉考  
漢書功臣年表留侯不疑坐殺故楚內史贖爲城旦自  
是以後爲庶姓者百有餘年宣帝元康四年凡列侯失  
爵者皆復其家於是留侯五世孫千秋家居陽陵爵爲  
公乘亦得預焉蓋陽陵邑中一公乘耳同時廢侯之家  
如隆慮周竈昌武單究高梁鄺疥成陽奚意衍侯翟野  
其裔孫皆居陽陵皆爵公乘使盡欲自稱陽陵公則景  
帝坏土可勝裂乎漢時發良家子爲兵大抵多有爵級  
所謂公士則步兵也簪褭則騎兵也公乘則得乘公家

之車者也匿乘字而冒稱公愚而自欺僞而無用徒爲  
天下笑殊可憫也昔姑蘇有張屠者臨歿語題旆者云  
子當爲我題一顯爵以爲身後榮其人許之遂題云贈  
太傅王文恪公東鄰張屠之樞今以公乘而自稱陽陵  
公千秋與大司馬之子同名而亦詭稱父金爲大司馬  
此與王太傅東鄰何異也又云張道陵中直言極諫科  
夫漢時舉直言極諫之士是詔羣臣薦舉賢士俾之陳  
言耳非如近世設科中式也惟鄉愚下俚觀演劇者乃  
曰蔡伯喈中狀元矣宋文憲博極羣書豈作此語哉又  
云和帝時召道陵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此尤妄也東



漢百官表以太傅爲上公位第一世祖以卓茂爲太傅  
茂薨因省自後每天子晏駕太子新嗣位輒置太傅錄  
尚書事薨不復置此古冢宰攝政之禮亦三公無人則  
缺之義也和帝初嗣位太后詔以鄧彪爲太傅百官總  
已以聽五年彪薨此時太尉張酺先皇師表司徒丁鴻  
四海重望序遷元輔猶跬步耳然以國有長君朝存舊  
典虛此一級莫敢少躋彼五斗米之符水方士何繇而  
膺此召乎且和帝方無恙何用此冢宰攝政乎鄧彪國  
戚元臣總理萬幾不過賜爵關內侯彼匹夫無秋毫功  
何得便封冀侯且封侯大典胡爲不載于史乎泰山王

始杜門改元廣信張氏捏空序爵其間相去分寸而已  
又云留侯之後至唐時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  
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此又  
妄也夫唐人所謂四十三望者謂合趙王耳北平侯蒼  
東陽侯相如任侯越博望侯騫富平侯安世安昌侯禹  
及燉煌張奐河間張敏襄國張禹河內張歆南陽張堪  
以及魏晉南北朝以來清河之宏彞譙烈吳郡之裕暢  
充融京兆之季珣范陽之弘策上谷之衮安平之載共  
爲四十三望而留侯一支亦有兩三望在其內耳若言  
盡出于留侯豈不誣哉敘言不疑次子高高生通通生



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綱綱生大順大順生  
道陵夫皓綱父子俱有盛名史有列傳傳稱皓爲留侯  
六世孫今序所列上距留侯六世似有合也然史載綱  
以漢安元年平廣陵賊明年卒年止三十六是綱生于  
安帝永初二年也敘稱道陵生于建武十年是綱未生  
之時道陵已七十四歲矣天下寧有祖未生而孫已七  
十餘歲者哉若云敘所言皓綱父子非國史所載皓綱  
父子則吾更有疑焉夫國史所載皓綱是留侯第六第  
七世孫也敘所言皓望亦是留侯第六第七世孫也留  
侯雖失爵然長嫡居京邑詔復其家屈發世世無所與

別支居健爲位登三公勲名赫奕者數世至三國時蜀  
都亭侯翼乃綱曾孫爲良十世孫是四百年間宗族未  
嘗流離譖牒未嘗散失也安得第六世有兩人同名爲  
皓其子又同名爲綱而晏然聽之者乎兩漢四百年間  
惟經王莽一亂餘多承平故舊家世系可考者多富平  
侯遭王莽亂亦不失爵世祖復其封杜陵陳留兩望是  
也山陽張儉汝南張繡安定張軌則趙王耳後也留侯  
之後爲陽陵健爲又有一支在河間爲別部司馬超而  
河間又有司空張敏則非留侯之裔當時未嘗相傳會  
也夫同一河間郡耳有爲留侯裔有非留侯裔而謂天



下四十三望皆出留侯非夢囈乎道陵父子國史無傳  
雖蹤跡在蜀不可懸斷爲何許人至魯則有傳矣傳曰  
張魯沛國豐人也夫魯三世居蜀而傳以爲沛國豐人  
蓋詳其家世著籍也則道陵固沛國豐人也陳壽一代  
良史也其傳張遼云遼雁門馬邑人本聶姓聶壹之後  
夫壽能知張遼四百年前家世必能詳知張魯百年以  
前家世其爲沛國豈有悞乎今序不言道陵里居而言  
其生于天目山夫道陵張氏符籙之始也富貴所由來  
也不能詳其著籍郡邑乃欲推原于五帝以前青陽氏  
之第幾子不亦愚哉總之天下事從實紀敘則條理分

明一有矯誣則弊漏百出張氏譜牒始於道陵顯于魯  
延蔓至今亦可謂世家矣必欲詭附留侯又欲詭附青  
陽氏作僞曰拙醜態盡露此無他彼倖邀元人之爵而  
人明不革遂欲夸辭以頡頏孔氏黃冠矯誣其何足惟  
而吾獨深悲宋文憲之無罪也

後 皇極

論易七八義

藝海珠塵

學福齋雜著

華嚴



藝海珠塵

功

下四十三望皆出留侯非夢嚳乎道陵父子國史無傳  
雖蹤跡在蜀不

而吾國淵悲宋文憲之無罪也

人與不革遂為奪賴以則更升天黃派潔其何與  
則天非計日味酬願盡氣此無出矣若幾示人之言而  
或夢至今亦何謂封案矣必始精則留矣又始精則書  
則一自潔時限納誠許山起天壽期故外漢刻賜于

藝海珠塵

子部雜家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滙 喬 文壺 羽傳校

學福齋雜著

沈大成纂 大成字學子號沃田江蘇華亭人歲貢生著有學福齋詩文集

目錄 論易七八義 論術家寄宮 包說 先甲

後甲圖解 九章解 句股三述 句股小述

讀通典職官 西洋測時儀記 皇極經世傳書

後 皇極聲音圖書後 華嚴字母跋

論易七八義

藝海珠塵

學福齋雜著





按國語晉公子重耳歸國董因筮之得貞屯三三悔豫  
三三皆八也所謂貞屯悔豫者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屯  
初九六四九五三爻變占法一爻動則變三爻以上動  
則不變今三爻亂動故貞屯悔豫皆八也易林補遺述  
京房變法第六爻為宗廟縱動不變其餘一爻動則變  
亂動則不變此說按之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而  
筮之遇艮之隨而曰艮之八者艮三三隨三三謂初六  
九三六四六五上九五爻俱動不變乃貞艮悔隨亦是  
例也繫辭下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其不曰七而曰八  
者著之德圓而神七七四十九著數也卦之德方以智

八八六十四卦象也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為卦之  
未成者藏往為卦之已成者故卦者止稱八不稱七也  
以是而推凡左傳之占法與此脗合乃知漢學之可貴  
如此

論術家寄宮

徐岳數術記遺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闕與四維  
甄鸞注捐闕者周公作也先本位以十二時相從三不  
能比兩者孔子所造也布十于其方戊巳在西南維  
四維者老成子所造也老成子古賢人名方為宋大夫  
通志氏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見鄭樵  
族畧 布十二時四維此即維乘竿法梅氏籌竿中載





藝海珠塵 二  
有一則三竿大約相同由此觀之木東火南金西水北  
惟土則寄於西南西南坤位也後漢書光武紀注漢禮  
制度北郊中嶽在未岳生漢末受歷學于劉洪鸞北周  
時造天和歷者其說確有原本况捐悶竿用十二三不  
能比兩竿用八四維竿用十六一如三式行官法坤爲  
大地五土之所生中五只寄於坤坤以藏之亦爲死門  
鑿然無疑惟坊刻五總龜有近年太史局鄒准著百中  
經改正以五寄二之說攷貴與通考五行項下信齋百  
中經一卷陳氏曰不著名氏怡齋百中經一卷陳氏曰  
東陽術士曹東野言今世言五星者皆用唐顯慶歷歷

法更本朝前後無慮數十變而百中經猶守舊安得不  
差于是用見行歷法推竿則怡齋當是東野之字其所  
言守舊者卽信齋百中經蓋五星祿命之書非地式明  
矣又天文項下天文考異二十五卷陳氏曰昭武布衣  
鄒准撰准後入太史局宋時太史局雖有鄒准其人而  
陳氏于天文考異定爲准撰于信齋百中經則書不著  
名氏是信齋必非准而百中經又非地式之說彼著五  
總龜者假准名以實其宋人之書惡可信哉

包說

祿命家以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爲例其書無明文問星





官歷翁茫然不識所謂第曰吾書如是吾師之言如是而已余讀許氏說文勺部包字義乃知祿命之術與易素問合而古人之言要爲可信也其言曰包象人懷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爲夫婦懷妊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蓋包者兒之胞系世所謂胎衣男女所函以生也太極元氣肇于未分之時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父精母血水象也男自子左旋凡歷三十而止女自子右轉凡歷二十而止皆舍巳陽氣肇萌于子盛于巳也

其用三用二者何天之數置一得三地之數置一得二奇耦錯行綜之爲五十大衍之數也已神騰蛇其衝元武北方之獸既濟之卦其于人也相火所宅爲命門爲子宮坎離妙合而胎結焉翁闢之基生育之本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一順一逆歷辰之數咸十兒在胎十月而形全形全而墮地先天三位東北三位西南一索得男一索得女以準寅申又相符也蓋包者精血相包而成感于子孕于巳挽于寅申閭史之書以月繫年日者之占以年从月一索揆焉百歲兆焉豈有二理哉夫許氏所說古倉史之文今爲推攷經傳靡不足徵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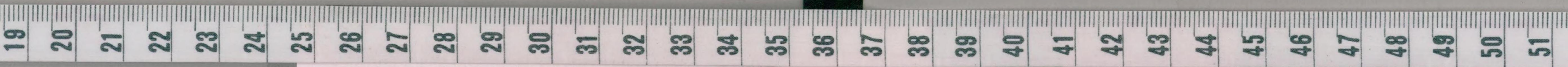


雖羣子小道皆有精義存不可以方術而少之也然則  
九流之有祿命其來蓋久其以為出自漢時者其亦眉  
睫之見也夫

先甲後甲圖解

先甲後甲圖者元張氏理所述象數鈞深圖之一也先  
甲後甲者先甲三日辛先甲後已生之卦後甲三日丁  
後甲先未生之卦已生者數往未生者知來來逆而往  
順也自甲午至癸亥甲子至癸巳各三十日者陽生于  
子而極于巳故後甲三十日之甲子起于子而癸巳終  
于巳陰生于午而終于亥故先甲三十日之甲午起于

午而癸亥終于亥也黑白二暈者陽為白陰為黑也其  
陽暈虛坎陰暈虛離者離位午坎位子子午為陰陽之  
初生朱子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胡氏方平曰子位陽  
初生而未出于地至寅則溫煦之氣始用事午位陰雖  
生而未害于陽至申則嚴凝之氣始用事離當陽盛之  
時而初生之陰未形坎當陰旺之會而午萌之陽難達  
故陽虛子而起寅陰虛午而起申水火長生于申寅水  
火之生處即陰陽之見處也陰陽二暈之起申寅明矣  
而其止于巳亥者三十二卦之陽爻俱盡于亥故陽暈  
至亥而止三十二卦之陰爻俱盡于巳故陰暈至巳而





止也自其初生之消長言之則後甲之起子至巳先甲  
之起午至亥是陽從左轉陰從右旋陽長則陰消陰長  
則陽消也自其發見之盈虛言之則陽暈之起寅至亥  
陰暈之起申至巳是陽滅于陰陰滅于陽陽盈則陰虛  
陰盈則陽虛也至寅則庚包甲外申則庚處甲中者陽  
暈之庚在西而陰暈之甲在東陽暈之甲在東而陰暈  
之庚在西故上弦則月見于陰甲而日沈于陽庚下弦  
則日升于陽甲而月沒于陰庚此參之參同契而符者  
也陽暈內從寅順布十干陰暈內自申逆布十干而六  
甲之在中子一戌二申三由北而西午三辰二寅一由

南而東蓋以外圍之陽暈與內圍之陰暈兩相環抱而  
奠東西則甲子之由北而西恰合陽暈之東甲午之由  
南而東恰合陽暈之西此又渾天甲子之序也易道精  
微左宜右有無不會通是在探蹟者善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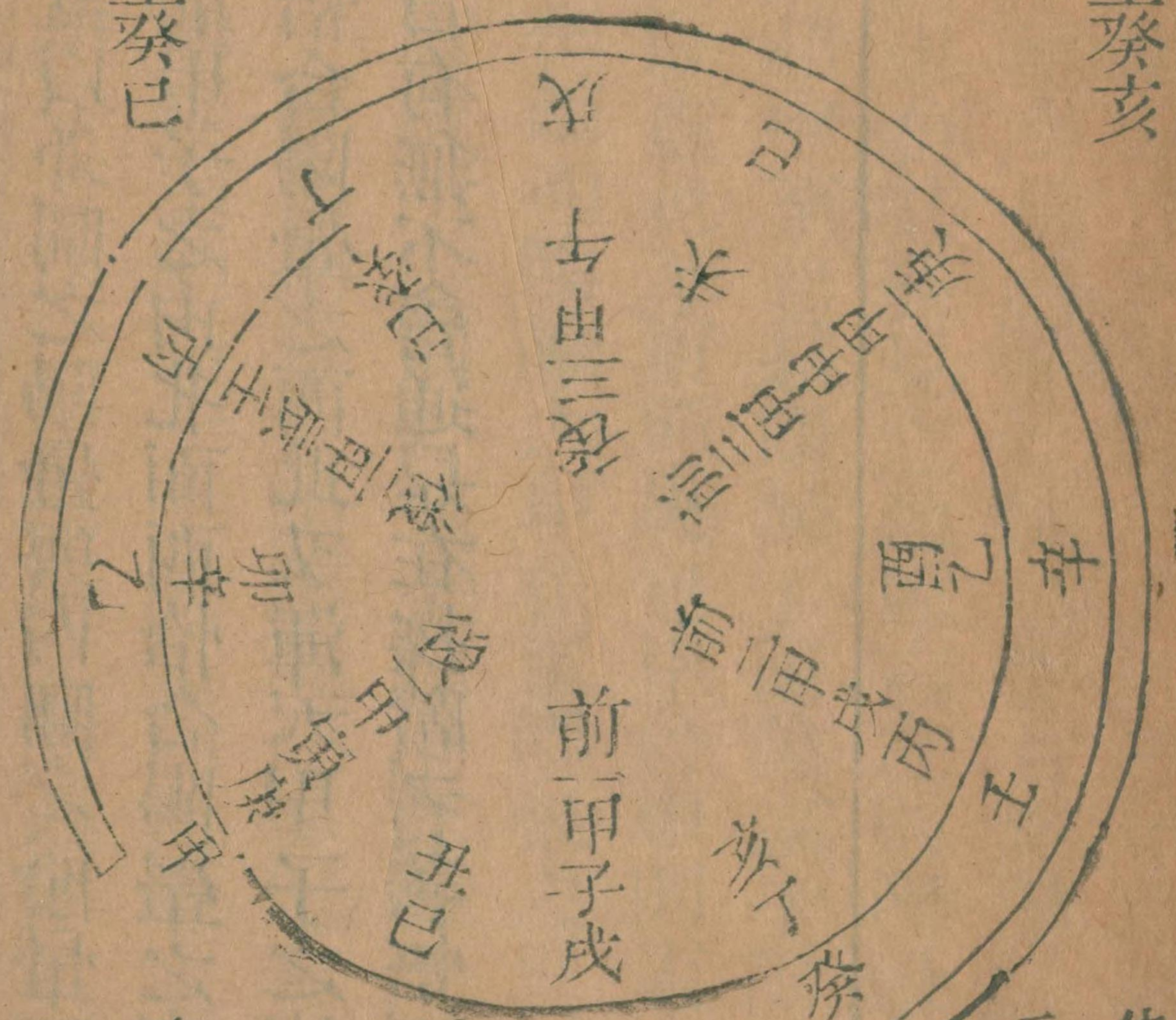




自甲午至癸亥

三十日

自甲子至癸巳  
三十日



先甲黑暈起申  
至巳

後甲白暈起寅  
至亥

九章解

黃帝臣隸首作竿數周公問商高而作周髀此九章之始也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九數九數者九章也一曰方田以田疇界域求畝步之積實以廣輪而求方直圭稜梯斜等形以周徑而求圓摺環等田即今丈量法也二曰粟布一云粟米粟穀也布錢也以粟稻等率求米之精麤以嘉量求糴之多寡以尋尺求帛之長短以銖兩求物之重輕即今量倉籩稅及求斤求兩等法也三曰衰分一云差分衰等差古文通也物之淆者求其等而分之以物多寡求出稅以人戶等第求徭役以價

藝海珠塵

學福齋雜著

七





直求貴賤良楛卽西洋之借差互徵等法也四曰少廣  
廣橫也截縱之多益橫之少故曰少廣以方法除積冪  
而求方以圓法除方實而求圓卽今開平方立方等法  
及西洋之圓容較也五曰商功商量用力之法也以堅  
壤之率求穿地之實以廣寬崇深求城塹溝渠之積以  
車步往來求程途負載之功卽今土方堆築等法也六  
曰均輸均平也輸送也以戶數多寡道里遠近而求車  
與粟數以粟數高下而求餽直以錢數幾何而求傭錢  
卽今津貼水脚等法也七曰贏朒一云盈不足贏有餘  
也朒不足也設有餘不足者以求隱雜之數隱雜者不

見之數顯者可見之數故以顯者推隱雜者凡人共買  
物出錢多則有餘少則不足驟然難考故以有餘不足  
之數求之則人數物價犁然而定如每人持銀五兩盈  
六兩每人持銀三兩不足四兩而知其爲五人而物價  
一十九兩者物價一十九兩每人五兩五五二十五是  
比物價多六兩矣所謂盈也每人三兩三五一十五是  
比物價少四兩矣所謂不足也或五兩或三兩可見之  
數顯也或盈六兩或不足四兩不見之數隱也雜也其  
以五兩四兩五乘得二十兩以三兩六兩五乘得一十  
八兩併之成三十八兩爲物實另併盈六兩不足四兩  
得十兩爲人實却以所持五兩內減去三兩存二兩爲  
法除人實得五爲人數除物實得一十九兩爲物價

藝海珠塵

學福齋雜著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卽西洋比例法也第比例以實數求實數而羸胸以虛  
數求實數然虛數皆與實數相較而生羸胸之差則虛  
數亦實數也八曰方程方比方也程法程也程課也數  
有難知者據見在之數以比方而程課之則不可知而  
可知因設數齊其分以比方之定爲已成之式凡法皆  
如之故曰方程其用互乘者所以齊其分使其首數既  
同減盡而餘一法一實以得一數也法雖有三色四色  
以至多色不過累乘累減以歸于一法一實而已卽西  
洋互乘減併法也九曰句股一云旁要又云重差音的  
桀積瀾爲句直長爲股兩隅斜去爲弦以句股求弦之  
斜以句弦求股之長以股弦求句之濶以句股中容方  
容圖求山水之高深城塗之廣遠樹表引矩一望而知  
竿術之至精者卽西洋三角法也夫方田已舉句股而  
句股實包諸數故一章通而九章無不通周髀明而渾  
天卽在是矣

句股三述引

句股之學本於周髀見於周禮地官一曰旁要讀平聲曰  
重差讀若的桀其九章之第最後及之所以御高深廣  
遠也橫爲句縱爲股斜爲弦三者可以互相求以句中  
所容方直之積求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



藝海珠塵  
遠皆可測量知之此竿數之至極羣經注疏援据時有  
陋儒不學展卷面牆余竊恥焉少時與里中張衢尊先  
生游即知好之壯客四方獲交休寧程栗也太史涇縣  
劉其暉宜興謝曉山兩君皆精於此學者塵燐鹿鹿僅  
闕藩籬晚遇吾友休寧戴君東原於廣陵專門名家聚  
中西算法之書相與講尋討論所未聞泊館江氏與  
長洲谷翁士芳同舍谷翁最精西法能製鐘表儀器箚  
鐙風雨非余過翁即翁過余如是者五年而其學遂以  
大明因屬翁製一儀器陽爲象限即割圓之一角三百  
六十度之九十度用以眎綫分度陰爲矩度中數一萬

外周三百六十度每面九十度用以開方定數或運尺  
或引綫仰可測高偃可算平爲數幾何一量即得不揣  
僥昧爰爲之述三篇一曰句股以原其體二曰開方以  
究其用三曰測量以證其實仍各圖之於後以便攷索  
其綜冠之曰句股三述者從其朔也夫古人之於道有  
縣解神悟者而余於一菟之微積年累歲老而始明斯  
亦愚者之歸也已可哂也夫

句股小述

句股竿術其精爲容圓測圓割圓周公商高之遺法自  
西洋人改容圓爲矩度測圓爲八綫割圓爲三角自炫



獨得而世人耳食目論遂忘其故余嘗攷九章竿經載  
 劉徽割圓術及祖沖之皆以割六弧起數趙友欽乾象  
 周髀法以四角起數今西法割圓八綫以六宗率則兼  
 用之而橫詆古人但知徑一圍三徐光啟等傳會之是  
 不知二五之卽十不亦真乎蓋今之三角竿卽古之句  
 股而割圓八綫又從而引伸之者也畧述其要爲學者  
 言之法以素方版先界一正方取準中心一點所謂八  
 綫之根卽半徑規之中心小半圍也凡圓率術之第一率半徑也亦  
 同然後于方之內邊規一大圍周分三百六十度隨割  
 一角四分讀去聲之一得九十度爲則卽象限儀也而八

綫從此可分所謂割圓也從此而分取正矢餘矢正弦  
 餘弦正割餘割正切餘切所謂八綫也此三角之本也  
 然欲明此法用器有三一曰半徑規又曰半圍又曰半  
 弧上分一百八十度卽三百六十度之半以爲三角取  
 度之用二曰規車上合而下分其末銳以爲規圓分度  
 之用三曰分毫尺西洋原尺各分毫豪尺今不能細分以毫爲止自分而毫分  
 須極準以爲取量各綫之用皆範銅爲之有此三器隨  
 宜取用而三角八綫了然矣分八綫之法先畫一三角  
 形以取三綫其初爲一點目左而右引爲一綫曰平綫  
 西法曰矢綫卽中法之句也以六寸爲率又自下而上





引爲一綫曰直綫西法曰切綫卽中法之股也亦以六寸爲率又從矢綫之根至切綫之杪止凡綫下爲根上爲杪引爲一綫曰斜綫西法曰割綫卽中法之弦也矢切二綫皆六寸其割綫一定八寸五蓋矢切二綫原可不拘寸數今以六寸爲率者因分整八止用六寸合四十五度之定數各綫之數倣此再用規車從矢綫之根起至切綫之根止規一半圓綫將此半圓綫分四十五爲定數蓋非半圓不能定此數是以先定矢綫後定切綫既有度數則割綫出矣三角形各綫既具以分釐尺量之卽得八綫之尺寸而八綫之底蘊見于此可知三角句股

割圓八綫之本一理矣今設有三十五度之切綫四寸二分因矢綫只六寸故只四寸二分矢綫六寸十倍之卽六尺則切綫四寸二分亦十倍得四尺二寸矣若矢綫之六寸折半爲三寸則切綫之四寸二分折半爲二寸一分矣餘可類推蓋矢切二綫合象限折半四十五度之定數俱是六寸故以爲則八綫之長短大小原無一定今依分釐尺所定而取之則初學易曉第用尺量卽得各綫之尺寸矣象限止九十度折半得四十五度自一度至四十五爲四正綫自四十六度至九十爲四餘綫四餘以通四正之用蓋因切割二綫過四十五之





外漸漸加長無有底止故用餘綫代量以通其用今設有五十八度之切綫已過四十五度之外則以九十度全數減去五十八度只剩三十二度則用餘切代量得九寸六分再取五十八度之切綫以尺量之亦九寸六分此法最捷不必布竿之紛紜也是故規車盡圓之用半徑規盡度數之用分釐尺盡各綫之用句股之學無難矣至比例尺理法亦精恐初學一時難明不若分釐尺之較便故只用之云

讀通典職官

余讀杜氏通典職官而曉然於西學之誕妄矣其入中

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未造也而徐光啟之徒未嘗讀書以爲創見寡聞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攷職官之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庶祿正杜氏之注曰祇呼烟反祇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署祇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署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其西



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沈大成曰佛經  
摩醯首羅天華言大自在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  
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卽彼教所謂天主也  
祆祠者說文關中人呼天爲祆今之天主堂也末摩尼  
法者天主教也薩寶者教頭也祆正守堂者也西番者  
西洋人也其初本託浮屠以入中國故其所居曰波斯  
寺大秦寺也其曰取火咒詛蓋其職在巫史卜祝之間  
故雖視流內而卑冗猥雜陪臣之賤者也其在唐時已  
有誘人入教之事故嚴加禁斷第許彼國之歸化者自  
習之

本朝之柔遠人其令甲亦猶是也今其說曰耶穌刑死  
而爲天之主則又利瑪竇私立名字以爲神奇不知適  
誣其先耳而徐光啟等從而尊奉之其惑甚矣夫天帝  
之號見於禮經周禮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康成謂冬至祭天於圜丘所以祀天皇帝今會典  
所載圜丘壇所祭皇天上帝是也帝無形與氣特有號  
耳佛氏之說荒唐妄誕而利瑪竇等又偽造耶穌其人  
以實之其叛經蔑古慢神誣天罪可勝誅哉故因讀通  
典而特疏其始末旣以祛天下後世之惑且笑徐光啟  
等之愚陋遂成其惡抑亦士大夫之耻也



西洋測時儀記

儀造以銀體如小合三重徑二寸厚五分博十之四強蓋施波黎以覆大儀蓋外周紀晝夜六時之初正子午戴南卯酉履北內周紀交時鐘聲之節一丑未初至十二子午正而止其樞有二針長一短一長者刻短者時隨針所指而定之直子午之顛有環繫銀索鑰垂其端形若句股句以納合底孔而轉機股以納合內小儀而運針大儀者大圓也小儀者小圓也皆番書合旁有突臍重撥則合函張而脫次揭波黎身倚子午之前次察卯酉間有鐵筭以爪引鄉儀心窅然而開平寅于几蓋

挈波黎皆偃而合底起立于側宛摩爪矣儀之爲器凡爲輪者五一日藏機輪中藏鐵機爲百匝匝甚急而外繞金繩匝以制其繩急以使無息一日累級輪其形如累棊上銳而下廣牽藏機輪之繩自下而上其最下級有齒一日仰輪齒仰其鈺有軸一日頂輪齒外鄉所以受仰輪之軸也其鈺之趾有軸與累級輪相齧也一日側輪齒如鋸其鈺如橫簫腰有軸銜于仰輪凡軸如碌礪而六觚器之爲層三中運諸輪其上有花冪有小儀有三角規冪在左徑六分圍幾掩其半障以波黎三角規隱焉其鈺銜側輪之齒規往來叩擊有聲小儀在冪





之右上徑二分郭環之若月暈釭見右下則累級輪之  
釭亦見而差高闔取正當孔中央也其下爲槃傳于大  
儀之背諸輪之釭託焉鎔精金爲鐘承其槃別爲候撞  
之應時而鳴凡大小之釭十有一顛末皆刻螺貫輪者  
六貫規者一餘則貫器之上下其貫器之釭首有溝以  
鑿陷而旋之則器離若偃師倡立剖散也測法以日晷  
參較引二針分指時刻以句鑰納底孔左旋四周闔則  
藏機輪之繩已繞累級輪矣以股鑰納小儀釭右旋一  
周闔則輪運而二針走矣凡旋不可過過則繩竭竭則  
絕旋不可逆逆則觸觸則機毀凡輪之運皆左旋而頂  
輪獨右側輪駛仰輪遲頂輪諦眠微動藏機累級二輪  
卽諦眠若無規也莊生所謂飛鳥之景不動者殆其然  
邪余細求之蓋用藏機輪掣累級輪之繩還復其處爲  
晝夜之準故以藏機輪掣累級輪掣頂輪頂輪  
掣仰輪仰輪掣三角規如是者歷十二時藏機輪之繩  
始復而二針亦復其竿則出割圓八綫茲不能詳也夫  
其器不盈握而爲大小圓爲槃爲鐘爲針爲輪爲釭爲  
郭爲規爲器爲機爲軸爲樞爲振爲臍爲筍爲波黎爲  
鑰爲環爲繩爲索可闔可固可析于以審天時利  
人事聲和而候信制簡而用弘可謂巧矣故記之



皇極經世傳書後

皇極經世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其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其以會經運則列世數歲于甲子下紀帝堯至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其以運經世則列世數歲于甲子下紀帝堯至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其以陰陽剛柔之數

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此邵氏伯溫之說也若其大旨則康節所云一動一靜之間盡之矣蓋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于六十四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日為元其數一月為會其數十二星為運其數



三百六十辰爲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一元統十二會  
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計一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之數自元之元至辰之辰自元  
之辰至辰之辰而數窮矣貞下起元而數復始矣一元  
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有十  
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也前六會爲息後  
六會爲消卽一歲之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  
物于寅猶歲之驚蟄也閉物于戌猶歲之立冬也其經  
一元消長之數以十二辟卦自子復至亥卽是也其經  
天地始終之數以六十四卦自元之元日之口乾之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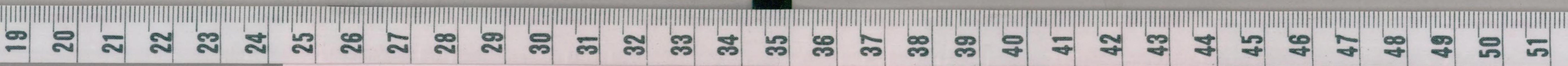
至辰之辰水之水坤之坤是也其以元經會則一歲十  
二月地支一周也一月三十日天干三周也其卦氣經  
十二會如復卦直冬至居子月之首噬嗑卦直大寒居  
丑月之首是也其復卦之下橫列坤臨明夷震屯頤六  
卦者卽第一爻至六爻之卦變五卦各六爻五六三十  
恰周一月也其橫視之則甲一而乙十三至癸三百四  
十九縱觀之則甲十二而乙二十四至癸三百六十卽  
一日十二時二日二十四時三十日三百六十時程子  
所謂加一倍法也一會然十二會皆然推而極之至于  
萬億兆京垓秭亦無不然也蓋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





四而八自八而六十四遂至于不可窮陽一陰二故陽  
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  
天地始終之數以十二三十反覆乘之而具故經世之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卽易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道  
不圓於數而數實該乎道伏羲卦圖皇極所本西山指  
要前列諸圖而臚羣說于後言下儼然如牡啟鍵黃氏  
此書傳皇極而不爲之圖是欲闕建章而不入橫門矣  
故備疏之以便學者邵子曰上古聖人皆有易而作用  
不同某亦曰後世諸儒皆衍易而作用亦不同皇極之  
十六四四相因之數也太元之八十一九九相因之數

也洞極之二十七三九相因之數也潛虛之五十五五  
五相因之數也卽太一之十六亦卽四象相因之數也  
要之皆圖書也太極也易也然易之方圓圖以畫分上  
下如乾爲三三是也皇極之方圓圖以數分內外如乾  
爲一一是也其以一一命之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  
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天之卦序也以先天之卦序衍數  
故曰皇極之學先天之學也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  
數天一而已分而爲地則成二地在天中天包乎地則  
成三有天地然後萬物生故數皆起于三三三二者皇  
極也太極爲萬物之根皇極乃兆人之準太極不在八





卦之內而皇極列于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邵子經世之蘊也

皇極聲音圖書後

陽數十天干也陰數十二地支也天以干唱地以支和一唱一和而聲與音之變化生焉即納音干支參伍之義也陽十陰十二此陰陽之本數合天地而統於二氣之中故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俱爲陽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俱爲陰然干支之內又各有陰陽而不可概以干爲陽支爲陰則仍以干屬之天以支屬之地而已干爲天爲聲聲從天而唱也支爲地爲音音從地而和也日月

星辰天之四象其聲平上去入故以四因十得一百六十然聲有何也聲之體數也聲陽也獨陽不生陽交於陰而始有聲如乾之初爻與坤交而爲震坤初爻變九陽用而陰體退聽也聲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八止存用數一百十二矣水火土石地之四形其音開發收閉故亦以四因十二得一百九十二然音有何也音之體數也音陰也獨陰不成陰交於陽而始有音如坤之初爻與乾交而爲姤乾初爻變六陰用而陽體退聽也音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止存一百五十二矣蓋聲音皆昆乎動自無而有亦自有而無邵子所云一動一靜之



間彙籥之翕張聲音之窳會也故體數之除非無數也  
其數靜不能生也如坤變震動氣在震之初爻而二三  
爻靜而不生矣不生則無聲而不能唱亦無和之者也  
乾變姤動氣在姤之初爻而二三爻靜而不生矣不生  
則無音而不能和亦無唱之者也以一卦言而八卦可  
知六十四卦亦可知故聲有一百六十而四十八無聲  
音有一百九十二而四十無音其●二十有九有聲而  
無字其●二十有音而無字者即一動一靜之間有無  
交接之妙也氣有盈縮數有饒乏故聲音有永短數盡  
而氣不續則聲音至此止矣君子審意而知天地人物

盛衰消長喜怒哀樂死生休咎之不齊若燭照而數計  
者由此道也若夫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  
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音之位去不  
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  
開發收閉則所當然之說也至若指要圖內乘法聲用  
七音用九十二五者乘互於除因體數有多寡也如平  
上去入四聲皆十各去體數三存用數七三虛七實故  
以七因開發收閉四音皆十二開去體數三存用數九  
三虛九實故以九因發收皆用數有實無虛故皆以十  
二因開閉去體數七存用數五七虛五實故以五因音



有理理有數數得而理無不通香山黃氏曲爲鉤索支  
離汗漫所謂背影而馳不可與觀洞庭之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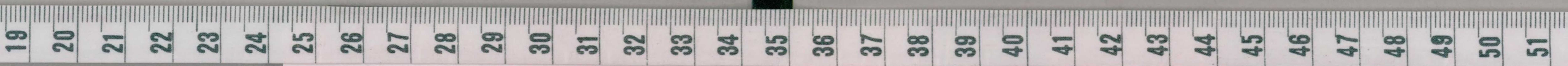
華嚴字母跋

自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北天竺三藏佛度跋陀羅以于  
闐梵夾華嚴經三萬六千頌於南揚州謝司空寺譯成  
晉經六十卷至唐證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於東  
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計益九千頌總四萬五千頌合  
成唐本八十卷其末普賢行願品一卷迺貞元十二年  
闍賓三藏般若與沙門澄觀詳譯於東都崇福寺卽今  
流傳華嚴經八十一卷是也每卷繫以字母迺善財受

之衆藝者隋經籍志所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卽此阿  
多以下四十二字母是也至唐舍利別作字母三十以  
切字後梁山温首座又益以孃幫滂奉微牀大母卽今  
見溪以下三十六母是也觀音因之作等子三千八百  
六十二聲上衍諸母下攝諸字爲翻切之準的卽今等  
韻是也名爲各立一說其實皆權輿華嚴互相發明者  
也夫翻切之法溯於漢末孫炎爾疋音義六書諧聲原  
本五音以歷律推之亦當有譜或因秦火失傳許氏說  
文祇有讀若叔然繼起因作反語皆天地自然之音公  
羊之長言之短言之國策之急言之緩言之皆是物也



又如奈何爲那何不爲盍如是爲爾疾藜爲茨鞠窮爲  
芎散見經傳皆合音之明著者第在彼時未有成法爾  
自華嚴字母出而徑捷該括以簡御繁華言梵云本同  
一理顧晉譯五音前後不均至唐沙門大廣智不空譯  
金剛頂字母以喉牙齒舌唇爲序而指授益明余嘗推  
原字母阿始阿終之意蓋由舌唇齒音參差不定統以  
齶喉庶歸齊一又四十二字中柁伽復出於前柁伽下  
注上聲輕呼是同音之字前輕後重以此分別初不肴  
溷又所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者第聽太師奏樂伶人  
按歌凡曲字之餘聲無不收此十四字中者便曉然華  
嚴字母爲一切音之橐籥實有裨於小學豈可以其出  
於佛氏而忽之也哉吳人唐君九州講求翻切一日舉  
問及此余爲撮舉本末并論字母之源流派別詳以告  
之世之學者其勿專以音聲爲佛事可也





藝海珠塵

卷之三

三

之世之興替其以漢以晉晉為通運可出  
開文此全... 吳省蘭泉之輯  
海鹽周蘭枝瀛三校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鹽 周 蘭枝 瀛三校

岳忠武王集

岳 飛 篋 簡里詳附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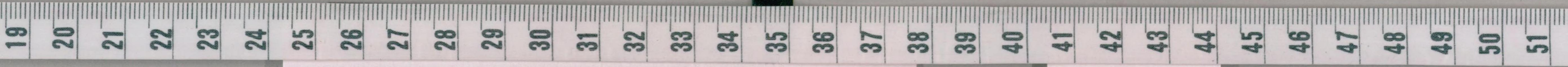
原叙

吾徒屏跡町廬流覽史冊恒遇千古忠邪之林國家存  
亡之故未嘗不臨卷興懷愴然欲絕也粵考往喆忠誠  
天植狗國泯軀自關漢壽公而下若睢陽常山指未勝  
詘顧使人聞風悲憤灑涕裂眚莫若趙宋岳鄂王之事

藝海珠塵

岳忠武王集

一





豈非王忠孝大節貫日月泣鬼神乃至罹巨奸之酷毀  
垂成之功抑異於授命疆旅致歎時數者哉當思陵御  
札頻頒寢閣載命詎不知恢復之圖匪異人任一旦入  
繆狼之計自墮長城論者謂淵聖南轅黃屋非吾有也  
矧黃龍直擣或有劉裕滅秦歸篡之憂雖小朝廷奚可  
得斯皆帝意中事檜遂建議逢合忍輕社稷蠟書徒馳  
竟成三字之獄由今觀之卽其說豈盡誣耶迨乎鍛鍊  
旣成從容就義韓何冤之而弗聞於上三大理士懷劉  
允升諸君子訟其冤而上弗察王雖志抱餘憾乎假令  
王不奉班師之詔僥倖成功有如後之妄議者王以爲

憾乃滋甚故勿爲耳王一死誠可無憾惟宋室偏安卒  
至版宇日蹙中華淪喪而莫可如何此仁人志士讀其  
書論其世所爲太息於陰陽小大之間而徬徨天人之  
際也王少力學好左氏春秋有關漢壽風漢壽自一二  
牋牘外撰著罕傳而王所爲表劄詩記沉摯壯涼能自  
寫浩然之氣又與武侯出師二篇相上下余故採程史  
諸書所載哀次錄存之庸繫千百載忠孝仰止之懷他  
若遺言佚事雜見於金陀粹編及精忠諸錄率多瑣復  
又後賢憑弔之作竊嫌掛漏並缺弗存觀者尚毋嗤其  
未備云時崇禎十一年戊寅人日單恂題於東臯之白



燕庵

南京上高宗書畧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  
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我素弱未  
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  
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  
臨安維揚襄陽準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畧恐  
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於外終亡成  
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  
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

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

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  
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  
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  
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爲陛下好生之意如  
此爲臣子者慮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布上恩以期  
改行聞日雖久扞格是聞臣常累遣探報知其賊馬已  
離道州進趨廣西此寇所爲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廣  
肆毒生靈俟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爲服降之計臣今進



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卽行措置用兵掩殺速除蕩以  
綏彼民

乞復襄陽劄

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  
恃今外有北虜之寇壤內有楊么之竊發俱爲大患上  
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  
李成以爲唇齒之援今日之事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  
郡李成不就繫縛則亦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  
羣盜要不爲難而况襄陽六郡地爲險要恢復中原此  
爲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俟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

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  
不勝天下之幸取進止

畫守襄陽等郡劄畧

陛下欲駐大兵于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于安  
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  
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  
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  
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旣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  
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  
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旣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



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  
初江水淺涇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於今所見在乎  
速備糧食勘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輒具  
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決

乞出師御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懷捐軀報國復讐  
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而陛下錄臣  
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  
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躋  
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

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揣敵情  
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  
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  
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畧以伐其謀使  
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賊  
詭計日生宅時浸益難圖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  
復拘臣淹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  
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  
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京東諸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



畧兩河劉豫父子斷可成擒如此則金賊有破滅之理  
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  
堅壁清野商於虢洛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  
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定追襲而南臣俟其來  
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  
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  
然後徐謀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  
分兵攻犯四川臣卽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  
力殫縱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二三年  
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

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內騷動七十  
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  
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  
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  
在寨卒伍有飢餓閃走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使戰地  
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  
敕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爲兵食亂其方  
寸則謀定計審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  
迎還太上皇帝崇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  
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



後乞身還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  
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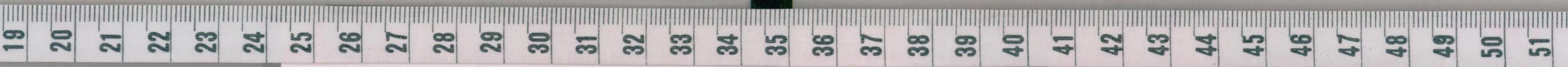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

逆豫遁誅尚穴中士陵寢乏祀皇圖偏安六飛時巡越  
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  
挺以致死於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  
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  
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  
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  
害誠為易見臣待罪閩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

神州隔於王化虜偽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  
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  
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睿算不煩濟師止以本軍  
進討庶少塞鯨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  
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老壯以順逆為強弱萬全之  
效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

乞進屯淮甸劄

伏觀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  
潰叛鄴瓊等進督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士眾本  
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





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必彼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目  
卽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迫近行在臣願提全軍進  
屯萬一叛偽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仍乞別遣  
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酌施行

乞乘機進兵劄

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令老小渡河惟是賊  
衆尚徘徊於京城河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  
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機殄滅  
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  
早見成功

乞移都奏畧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  
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  
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而前殄滅此虜則中興  
之功卽日可冀

論虜情奏畧

金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詐受  
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  
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出此耳名以地歸我  
然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祇謁陵寢因以往



觀敵釁取進止

乞定儲嗣奏畧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

乞止班師詔奏畧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謀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乞以明堂恩補張所男宗本奏

竊見張俊劄初除太尉陳乞奏薦勇于文資內安排已技能茂取勳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帥伏念臣昨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于此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詣招撫使張所一見與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爲國捍難者不爲無人而其間誤國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終於一切矜貸若張所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凋喪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



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  
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謹錄奏聞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榮命下頽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俞雖臣受之不  
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懇悃方切憂惶復蒙天語之丁  
寧告戒備至愈使臣心之感戴進退靡安敢事虛辭仰  
違明詔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空妙策奇  
謀悉遵聖訓破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  
既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勳非謂謙辭而避  
寵况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爲襟帶之要衝用得  
其人周瑜所以敗曹公于赤壁禦失其策隋何所以取  
黥布於滏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吝此嚙喉之付  
以屬大臣俯從螻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  
賜寢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乞侍親疾劄

臣輒具危懇仰濟睿聰臣愚戇之迹奮身單微初無尺  
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曾不足以仰  
酬恩遇之絲毫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臣近者奉命收復  
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臣老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  
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



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察臣悃悞無他  
規避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將本軍人馬權暫  
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老母稍安依舊管幹職  
事恭聽驅策結草銜環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  
任戰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建節第四劄

念臣猥以不才幸蒙委使敢謂涓埃之效遽叨旌節之  
榮若不屢辭干瀆天聽不惟叨冒寵榮不遑安處方今  
戎馬侵擾而誤恩若加於人深慮名器不重勸賞不實  
何以厭服公議臣雖三頁丹誠宸衷未允敢望聖慈察  
臣之愚實非矯飾所有告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伏  
乞特賜追還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終制劄

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  
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  
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  
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至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  
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  
難荼毒哀苦併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卽  
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



藝海珠塵 十一  
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經之制面顏有覲天地弗  
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  
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  
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辭開府劄子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奸詐臣於面  
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  
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  
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  
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

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體仍望以  
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子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

辭開府第三劄

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燭危懇終賜矜  
從而溫詔諄諄未回睿聽跼地籲天不知所措夫爵賞  
者人君所以爲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  
里而顯貴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  
固以爲榮受所非受反足爲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恩  
優腆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豈可分外更冒顯  
榮遂速顛躓雖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



藝海珠塵 三  
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愧所有臣爲將不效獻言  
孝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諄復紊煩聖  
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子追寢成命特降俞旨庶  
使微臣少安愚分

辭開府第四劄

臣已三貢辭章出於誠悃冒犯天威罪不容赦聖恩廣  
大賜溫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零伏念臣草  
茅固陋備數戎行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竊以  
開府之位實預孤卿之貴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  
臣何人輒膺斯秩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避譴誅

再伸前懇非敢徒爲辭遜伏望聖慈矜察愚衷收還成  
命庶令臣少安愚分臣不勝虔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宣撫副使劄

臣近叨受招討使不容牢辭又蒙聖恩授以前件差遣  
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  
寸而厚恩醲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  
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躐而居異  
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  
討使權不爲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  
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定伏望追寢誤



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命之至取進止

乞解軍務第二劄

臣頃以多病易衰仰瀆宸聽乞退處邸壠以便養痾伏蒙陛下未忍棄去尚闕俞音不免控瀝肺肝再據悃愾今賢能輩出才智駢臻干城心腹之士可付以軍旅者類不乏人則臣之所請無邀君之嫌今講好已定兩宮天眷不日可還假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請無避事之謗臣不揆庸愚幸免此二事止以疾病餘生恐誤任使久享厚祿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鈇鉞至于再而不已伏望陛下垂溥照之明回蓋高之

聽曲加仁惻洞照愚衷使一夫之微終遂其欲特許退  
休就醫藥

辭男雲特轉三官劄

臣聞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  
功臣昨恭依睿算與賊決戰於陳頴之間雲隨行迎敵  
雖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橫列仍領郡防賞典  
過優義不遑處所有誥命臣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  
俯垂天鑑追還異恩庶使雲激厲懦庸別圖報效取進  
止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



伏念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  
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  
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霑一級而男  
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謗陛下致濫  
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勵天下將昭復大業  
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不自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幸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

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  
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

存乳臭雖累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仰蒙聖恩  
曲垂異眷超資躡等驟進官聯不惟使雲志氣怠惰而  
臣益切滿盈之愧况臣既已仰竊國恩致身顯仕固有  
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子而僥冒其可乎伏望陛下揭  
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睿旨追還告命庶使雲粗  
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受之未  
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

臣聞正已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臣奮身  
疎逃冒國寵榮陛下誤恩擢置重任以辱陋之資將軍



旅之衆顧惟匪稱夙夜惶懼惟恐檢飭修省有所未至  
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在臣私分  
實不遑處臣庸懦無能方將勉竭駑鈍仰圖報稱而自  
使其子受無功之賞則是臣不能正已而自治將何以  
率人哉伏望陛下憐臣拙直察臣愚衷早賜俞音收還  
成命容臣男他日更立戰功然後命之以官亦未爲晚  
所有官告一軸除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於軍資庫寄  
納外取進止

辭少保第三劄

臣聞忠臣之事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苟得  
以貪爵祿况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  
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  
被厚寵而恣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  
保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  
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憑陛下雷霆之威託宗廟山  
嶽之福罄竭駑鈍期效涓埃俟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  
手稽首祇承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三瀆天威臣  
不任戰慄恐懼之至取進止

辭少保第四劄

臣聞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爵祿者人君馭天下英



出此知子者父誠不違安不免披露愚誠再干天聽

乞敘立王次翁下第二劄

臣契勘參政與樞副敘位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爲臣忝竊孤卿敘位使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誠懇仰瀆聖聽伏望睿慈曲垂昭鑑許臣只依近例敘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庸愚不致僭越取進止

乞解樞柄第三劄

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闕俞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瀆淵聰伏念臣濫廁樞庭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蔑然豈惟曠職之可憂抑亦妨賢之是懼

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睿旨許罷機政取進止

辭除兩鎮充萬壽觀使第二劄

竊以兩鎮節旄國朝盛典非有大勲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糜歲月攷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榮矧內祠之任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賢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顧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橫重念臣才疎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列濫當優寵必致顛隳上孤宸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



在外官觀差遣取進止

謝講和赦表

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  
臣已卽躬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  
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  
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懼誠  
忭稽首頓首竊以婁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  
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  
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  
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

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  
與之權務和衆以安民乃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  
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  
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慙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  
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  
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  
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奉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  
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



養之澤翻爲讐怨率中華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  
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  
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危運已銷  
中興在卽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買勇之夫思共  
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  
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  
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  
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  
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  
意諒皆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挾弱

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倘能開誠納款肉袒迎降或  
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  
職業盡徐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喉  
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呶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  
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  
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  
各令知悉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  
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



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  
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重  
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畧皆不在人下才有足  
稱者然操酷虐變詐孽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  
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卻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  
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  
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  
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  
子有意于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

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三子屯田足食之  
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  
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  
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  
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  
中國挾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  
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申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  
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  
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  
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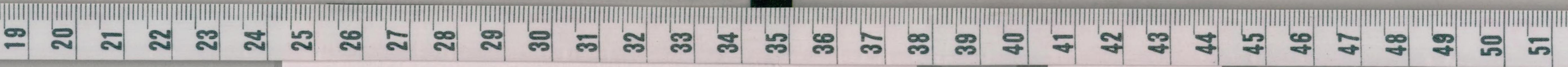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竊念飛以行伍賤隸辱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歿難報每  
以為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事危迫  
如許累准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身徇義之秋切  
緣王鎮撫林郭鎮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  
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即日尚未知屯駐去處據探虜  
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疎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  
已於今日十五日具申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  
州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眾別差總統  
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狀申伏候

指揮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還至  
常州宜興縣于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二日  
至江州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速急權差  
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機不  
免躬親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  
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措置  
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  
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張憲權行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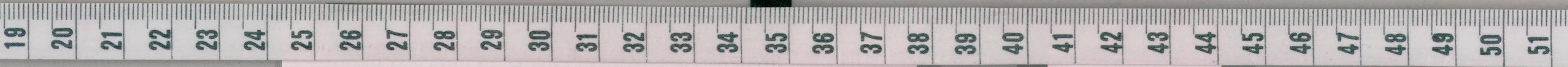
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光宗皇帝嫌諱與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  
 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瘡痍尚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  
 未及一旬芻藁糗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  
 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  
 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  
 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禪相公之盛  
 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

五嶽祠盟題記

自中原版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  
 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人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  
 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  
 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奮銳待敵  
 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蹂血虜庭盡屠夷  
 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  
 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題廣德軍金沙寺壁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  
 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  
 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疆他時過此得勒金石  
 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題東松寺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噴嘔  
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  
其僧曰東松遂邀后軍王團練并幘屬隨嬉焉觀其基  
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巒勢凌碧落萬木森  
鬱密掩烟霏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  
適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卽當聊結  
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題永州祁陽縣大營驛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

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忠孝賴  
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  
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  
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題鄱陽嶺石山寺

嶺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  
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囑龍語爲雨濟民憂

從駕遊西內應制

敕報遊西內春光藹上林花圃千朶錦柳撚萬條金燕  
遶龍旗舞鶯隨鳳輦吟君王卽天地化育一仁心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  
蹀闕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翠光亭

愛此倚欄杆誰同寓目閉輕陰晴弄日秀色隱空山島  
樹蕭颯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  
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兇定破機  
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首席捲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  
聖主專師滅虜首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  
馬蹄催趁月明歸

題新塗蕭寺壁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讐斬除頑惡還車駕  
不問登壇萬戶侯



滿江紅

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  
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  
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  
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  
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宋史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飢  
者。有畊侵其地，割而與之。貴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  
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  
至，母姚抱飛坐囊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  
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  
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  
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徇  
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  
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





藝海珠塵 三  
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後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于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卒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我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驍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間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繼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始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



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  
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  
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  
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槍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  
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  
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  
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  
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  
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昨

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  
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  
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蕪四端而舉  
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  
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  
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  
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  
飛戰於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真刺史杜充將  
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  
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



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  
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  
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  
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  
戰王夔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  
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  
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餘軍首領四十餘察其  
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  
之賊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不敢擾民金所籍兵  
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

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  
追破之又遣辨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威武者不從  
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  
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  
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  
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  
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  
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  
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  
安敗之詔討賊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



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  
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  
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  
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  
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  
兵援飛飛屯三塾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  
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攻前飛師孤力寡楚  
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於沙洲  
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秦無險可恃退保紫墟戰於  
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襲金兵

不敢近飛以秦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淇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  
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  
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  
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  
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  
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  
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  
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  
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



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  
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  
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  
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郟武江西安撫李回  
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  
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  
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

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  
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  
招苟不畧加勦除盜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  
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  
何飛佯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  
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  
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  
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  
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  
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



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  
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  
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  
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  
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  
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  
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迥李  
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  
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

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  
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  
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  
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  
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畧捕諸  
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  
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  
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  
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



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偽齊遣李  
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  
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  
趨兩湖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  
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  
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  
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口飛不  
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  
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

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  
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  
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  
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  
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  
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  
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  
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  
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



將劉合孛董列砮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  
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  
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  
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  
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  
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  
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軍並爲襄陽府路  
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  
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  
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

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  
郡人戶關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  
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  
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  
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  
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  
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  
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  
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  
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



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  
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  
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  
止黃佐夔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  
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夔令軍以此無功飛鞭  
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  
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  
急伏兵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  
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  
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

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  
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  
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  
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  
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  
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說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  
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  
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  
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



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阜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

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



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  
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  
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  
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  
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  
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  
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  
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幾可乘  
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  
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

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  
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  
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  
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  
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  
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  
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  
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  
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鬻瓊兵隸飛詔論德等  
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



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

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



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  
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秦錢塘僻在海  
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  
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  
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  
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  
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佯責之曰  
汝非我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  
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  
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

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  
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  
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  
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遷  
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  
節請閒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  
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  
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  
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  
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閒



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弊諭乃受會遣士僕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泗埽寶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

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鑿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



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圍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其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兀朮遁去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納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搗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





軍頂益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  
兀术欲驚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候岳家軍來卽降  
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葉壯等皆率所  
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忙查千戶高勇之屬密受  
飛旗勝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  
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  
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  
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

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  
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  
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  
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  
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  
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  
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术棄  
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  
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  
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



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

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叅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



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思之  
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  
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  
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  
與飛分其背寇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  
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  
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  
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  
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于是大  
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

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  
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  
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  
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  
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  
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  
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  
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接兵淮上又欲棄山  
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  
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



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  
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  
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  
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  
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  
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  
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  
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  
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  
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

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  
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儻請以百口  
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  
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  
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罪體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  
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  
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  
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  
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



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  
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  
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  
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蹟怒而鞭之  
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  
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攜掠卒有疾  
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  
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  
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

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  
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調  
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  
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  
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奸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  
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  
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  
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  
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  
史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



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  
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  
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  
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  
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  
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  
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  
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  
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  
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  
男雲遠列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  
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  
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  
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  
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畧郎霖朝



CL.  
NO. 35629

藝海珠塵  
卷七  
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  
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  
還之霖子可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  
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顯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  
卷上之晉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  
郎閣門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  
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  
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  
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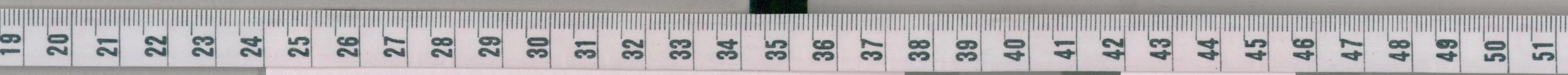
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  
檜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報宋恥可雪檜得志則  
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  
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嗚呼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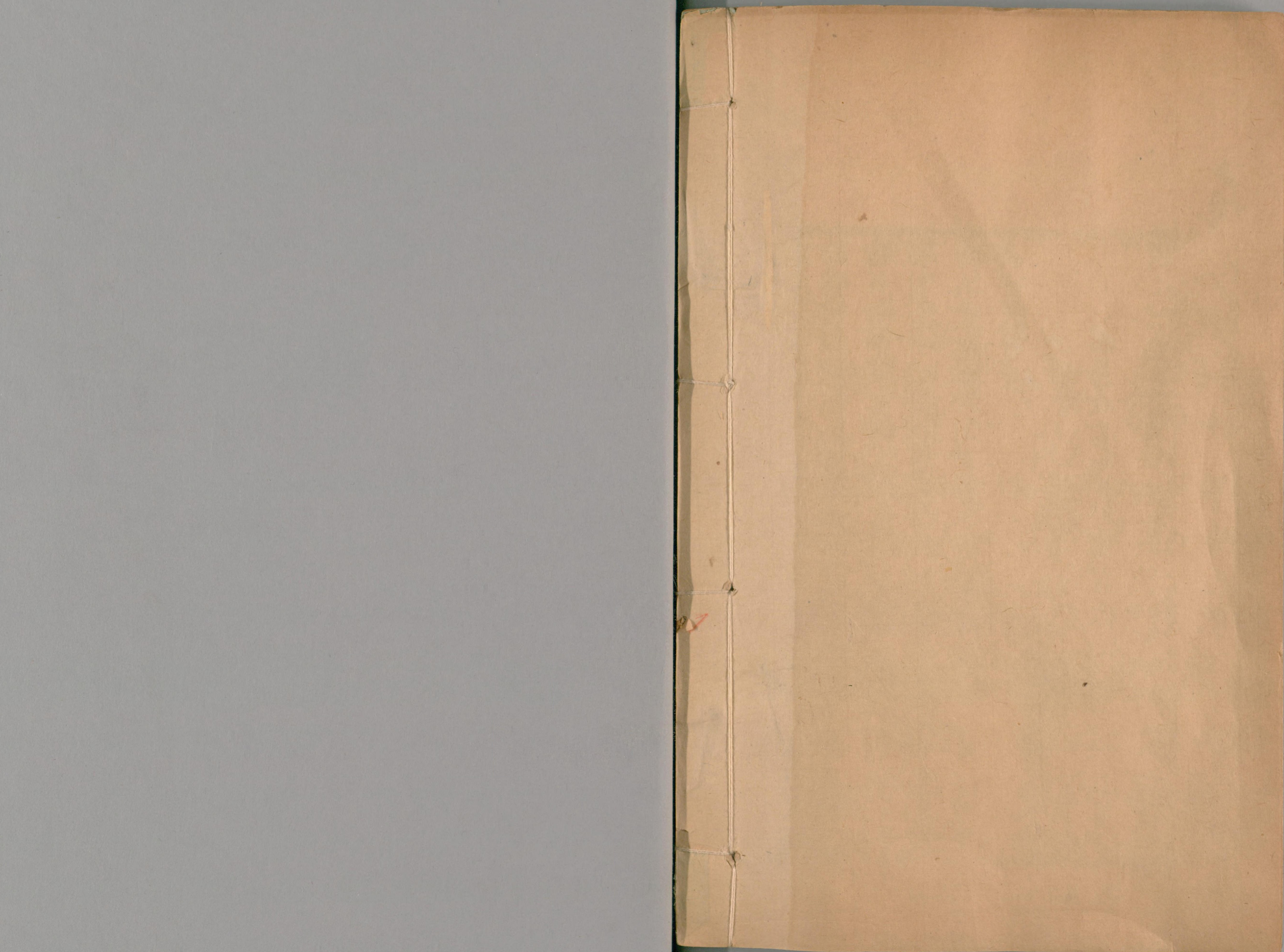
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其家得御札數百東之金寶南殿寶請於  
還之素子可以准西十五御札  
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御  
心正之音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  
御製詩餘

必高麗漢越萬蒙慈自樂其中原詩以  
派會西而昔隆宋殊豐蓋齊不熾  
辭不兩並與奔焉志傾金響可  
詞調直會精喜其則之風而卒  
其於秦會之手蓋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